



致魚山

□ 叶梅

壹

那年的冬天很冷，白雪覆盖的平原大地悠远舒展，我和妹妹在冰雪中辗转千里，向着山东东阿而行。在南方温润的山水里长大，第一次感到北风的凛冽，但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，因为是回东阿，回鱼山村去，从小就听父亲说，那是咱的老家。我们的父亲平素严峻而不苟言笑，唯有提到他的家乡，脸上的表情才会立刻活泛起来，他会说到阿胶，说到鱼山村的黑枣树，黄河的大鲤鱼，父亲的描述是一幅幅让人向往的图画，成为我们儿时的骄傲。少年的伙伴会问，鱼山在哪里？

鱼山在东阿，东阿置邑，始见《春秋》，东依泰山，南临黄河。黄河绕着鱼山盘旋东流而去，当年的东阿王，一代风流才子曹植安睡于斯，他的诗情浸染着山脉土壤，使黄河在此缠绵，鸟儿盘旋呢喃，因此老家又有喜鹊之乡的美称。

相比天下无数名山大川，鱼山只能算一座小山，但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有多少风流尽在此山。一代英主汉武帝曾站在鱼山之上，慨然吟唱《骢子歌》：“骢子决兮将奈何，浩浩洋洋兮虑殫为河。殫为河兮地不得宁，功无已时兮吾山平。吾山平兮巨野溢，鱼弗郁兮柏冬日……”

古往今来，父亲的鱼山有说不完的故事。但在很多年里，父亲仅回过两次家乡。他从1947年南下去到湖北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直到1957年才回了一次鱼山，第二次更是在三十年之后。

父亲的乡愁刻在他的额头上，穿梭在他与鱼山的一封封家书里。每逢中秋、春节，他会独自一旁，狠狠地抽烟，直到自己在烟雾中呛得剧烈咳嗽起来。他虽一语不发，但我们都知他是在思念故土。这多少次地激起我们对鱼山的向往，去往东阿，去往鱼山，成为我们儿时的梦。

1981年春节，我和妹妹提出要回老家，父亲仍然无法分身，但他对我们的提议兴奋又担心，从湖北恩施经武汉、泰安到东阿，再回鱼山，漫长的路程啊，父亲热切地帮我们设计了好几条路线。一路辗转，除夕前的黄昏，我们坐着泰安的班车终于摇晃着进了东阿县城。夜色似乎就在那一瞬间降临，看不清这座老家县城的模样，一片银白的世界里，只隐约见一排排低矮的房屋，房顶上小小的烟囱升起缕缕白烟，一个个窗口射出黄色的灯光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那不同于南方湿润、带着煤烟和柴火味道的空气陌生而又亲切。我想，那些灯光下就有我的亲人，他们与我不再是远隔千里，我们近在咫尺，或许我的一声呼唤，他们就会从那些温暖的窗门里探出头来，用父亲的口音询问：那是广兰吗？

房广兰是我的原名，是我出生时，父亲依照鱼山村房氏的排行给取的名字。当晚住在县城车站对面一家旅社，睡梦中果然听得有人叫：广兰！广兰！令人血脉紧张。惊醒过来冲到窗前，天刚蒙蒙亮，楼下的街面上吱吱喳喳的，车站已人山人海，一溜小摊炸油条卖煎饼，香味随风飘来。那时候没有手机、网络，只有长途电话拍电报，我们临行前给二叔六叔和大哥广民拍了电报，只说了大概日子，他们一家家族老寻过来，不断地呼唤。

“广兰，广兰！”一声声一声声，我说“哎，哎，哎！”一个男子手里捧着一堆油条，出现在楼梯口，一边张望一边呼唤，我一边答应一边迎上去，只见他酷似父亲的国

貳

从那以后，我们常家走。渐渐地，我看清了东阿的模样。第一次来到鱼山时所见的冰雪覆盖，此后揭去了面纱，原来黄河如金，夕阳下粼粼闪光，千百年来，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，它的血性它的刚烈它的澎湃滋养了万里荒原世代生灵，而多半时候，它沉着祥和，呈一种大智慧，大气象。

鱼山百年河堤之下，是房家老宅，大哥的家。我从老宅漫步爬上河堤，旷野寂静，但有风声河水声传递着千年物语，那造字的仓颉、盖世的项羽、风华绝代的奇才曹子建全都最终归于东阿，是天地的吸引，还是风土的眷恋，历史的偶然？抑或只有这片土地的深厚才容得下如此的英雄豪杰，如此的千年雄风？

我问风，风拂过我发烧的脸庞，像是慨叹；我问河，甚至赤足走进河水里，它们细心地绕着我的脚踝，不加逗留，不加理论。事实上，齐鲁大地自古以来便是大雄大儒荟萃之地，它吸纳着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携带而来的百般滋养，那是连接天际的雪山之水，红土地黄土地青土地万种灵物之气，浩浩荡荡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成就了无数仁人志士，留下了他们的精魂。沿黄的东阿，莫不如是啊！

父亲终于回到了鱼山，带着他始终的眷恋。1994年父亲驾鹤西去，大哥赶到南方，商量之后决定将父亲的魂魄接回东阿，让他安歇于黄河岸边、鱼山脚下。那以后，我们便常常回到老家看望，鲁西平原上的麦苗青悠悠的，它们年年岁岁就这么随风而长、抽穗、饱满，还有玉米、高粱、黄豆、黑豆，还有苦地丁、马齿苋、蒲公英、节节草，它们与一代代鱼山人相守在大地上。

我们在村里串门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二叔拿出一本鱼山房家的族谱让我们看。这才得知，房氏得姓于约公元前2300年前，所修家谱已有五版，最早见于光绪年间，“房氏，古夏津人。于戊午年1258年迁居于东阿县之鱼山。”此后1946年修谱记载：“迄今四十余年，人丁繁衍，户口增益，理应重修。”监修、续修、缮写等人员中，竟有父亲房翼贵的名字：“监修：翼贵字佐臣……”我惊讶地知道父亲除了姓名还有字，过去似乎只有那些文雅之士才会有名号，父亲出身于贫寒之家，且兄弟姐妹众多，他的“字”是自己取的还是他的父亲授予的呢？不得而知。

但幸亏有了这些谱和志，我们在莺歌燕舞的今天，才得以清晰地回望过去。1949年8月，残留的日伪据点被拔除，东阿全境收复。接下来，刘邓大军渡黄南进，县境乡民扒门板、捐木料，全县自1946年以来，共参加支前民工16万人次，担架3万架次及大批畜力车、手推车，东阿及鱼山的乡亲随军转战平汉路沿线、鲁西南、徐州等地，将国与家融进了一针一线、一步一个脚印。鱼山——东阿——山东，当年有多少乡亲推着小车，男女老少，寒天冻地，送走月亮，迎来太阳啊。

叁

小小鱼山海拔只有80多米，但因有了曹子建，便有了永世的精魂，扬名于天下。

清代文人卫既齐作《吾山书院记》，描绘鱼山斜径蜿蜒，松风飒飒，一抹黛色参天，北望郁然有深秀之气，乃陈思王之墓与祠并隋碑，记王平生游陟有终焉之志，历级而上至绝巅，则子建读书处，名柳舒城。又一冯廷魁作文赞鱼山：“平原庄上，相国称诗；桃李园中，翰林作序。风流未远，才士实难。望山下遗祠，犹祀五言鼻祖；溯河流故道，还思七字权舆。”

五言鼻祖乃子建，他在鱼山读书、赋诗，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旷达的时光。这位生平乱、长平军，半生不得志的才子，如谢灵运所评：“天下才共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”，天下人皆知他的七步诗，他的才华遭人嫉恨，差点要了他的性命，但也救了他的性命。天下人还知道他的多情，他所描绘的美丽女神：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”天上人间，唯此绝唱啊。

但子建除了他的才华与多情，更有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流金石之功”的抱负，年近四十之时，他被封为东阿王，即全心投入，移山移水移衙门，向明帝上《乞田表》，获得准许垦田万亩，植桑养蚕，炼阿胶织阿绵，“东阿有井，大如轮，深六七丈，岁常煮胶，以贡天府者。”子建其时，将阿胶炼得浓亮透彻如琥珀，相传他来东阿之时形容憔悴，服阿胶之后颜色鲜好，健步如飞。他行至于平原与鱼山，那些今日的麦田，曾是子建的双脚踏过的田埂，他胸中千般抱负，唱不尽天下悲歌，“愿欲一轻济，惜哉无方舟，闲居非吾志，甘心赴国忧”，骨气奇高，雅好慷慨，建安诗风尽显斐然。

鱼山人爱说曹子建，还爱说他创造的“鱼山梵呗”。我父亲生活的年代波澜起伏，他没有多少闲空，也不是一个风雅的人，但他却有了一支竹箫，高挂在墙上，甚至有一条鲜黄的丝绦系在箫头，醒目地垂下来。偶尔的，父亲会取下那支箫，小心地吹着，好像一用力，就会吹破了似的。我们都很小，听不出他吹的是什么，只是好奇得很，吹得满地凉月，一汪清水，便又觉得吹箫的这个人不是父亲。事隔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他多半是小时候听惯了“鱼山梵呗”的吹奏，情不自禁也想仿效之。

梵呗是一种带词的佛教音乐，因梵音重复，汉语新奇，少为人传唱。才华横溢的曹植依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撰文制音，其中大量采用中原本土尤其是东阿一带的民间小调，音词结合朗朗上口，竟使佛经在唱诵时声文并茂，得以迅速流传。自曹植“鱼山梵呗”之后，后世僧俗名家纷纷效仿，将中国民间乐曲用于编创佛曲，使古印度声明音乐逐步与中国之风相融合，中国梵呗继而走向世界。

鱼山种神。子建想来是爱极了鱼山，选择此地作为他永久栖息之地。鱼山也是爱子建的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山与子建已融为一体。而生活在鱼山的世世代代人民，也是爱鱼山的。即便离家的人儿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会有一根线牵在心里，揪扯得心疼，那美妙，那神韵，那千里万里的追寻，那亘古不变的守望，只有家乡才是一个永远不离不弃的情人呵。

（原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：叶梅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长、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。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韩等文字。）

我的家乡有非遗

□ 本报综合

流传于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胡营村的渔鼓戏，源于清雍正元年，集渔鼓、地方民间音乐、歌舞、渔民号子、武术于一身，吸纳弋阳腔(高腔)和其他剧种之精华，经历代艺人的加工、提炼和创作，逐渐衍化为一个以板式变化体为音乐体制的古老剧种，深受当地群众喜爱。2008年6月，沾化渔鼓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。

渔鼓，又称道筒、竹琴，宋代已出现。渔鼓用竹筒制作，一端蒙以猪皮、羊皮或油膜(猪膀胱膜)而成。演奏时，艺人左手竖抱渔鼓，右手击拍鼓面。指法有“击”“滚”“抹”“弹”等。渔鼓戏用渔鼓伴奏，历代相沿，成为古代比较流行的曲艺形式。

渔鼓戏这种艺术形式并非沾化独有，在山东，济宁、菏泽、临沂、烟台、威海等地也常有艺人演唱。但渔鼓戏流行于沾化时，艺人们却将这种单一的艺术形式变为能在舞台上表演的、结合多种艺术形式的新的戏曲种类。

在表演上，沾化渔鼓戏以民间舞蹈、武术为基础，吸收其他剧种之优长，形成了独有的“硬功为实、花架为辅、亦功亦舞”的套路。渔鼓戏的脸谱也与其他剧种不同，比如《高老庄》中的高员外、《唐王游阴》中的秦琼，这两个人物在其他剧种中均扮老生，而在渔鼓戏中，高员外扮小花脸，秦琼则勾红脸。演唱时，主唱者怀抱渔鼓、手持筒板击节说唱，在用渔鼓伴奏、筒板击节的同时，引进了锣鼓和其他戏剧形式烘托，并将武术融进戏剧动作之中。

据胡营村的渔鼓戏老艺人介绍，沾化渔鼓戏创立之后，深受当地百姓喜爱。每逢九月香火会，戏班便搭台唱戏。三月三陈家庙庙会，戏班也会前往助兴。冬闲时，艺人们则聚集在戏房切磋技艺、排演新戏，春节期间登台演出，一直演到出了正月，所以，至今沾化地区还流传着“扔下牲口撒下筐，庄里传出渔鼓腔”“不要老婆不睡觉，就是落不下渔鼓调”的说法。

进入新世纪，国家相继出台政策，挖掘优秀文化遗产，沾化渔鼓戏迎来了较大发展。2006年3月，沾化组织有关人员会同滨州市有关专家深入胡营村，整理出多个剧目，并发现了当年演出时的部分服装、道具和乐器。在此基础上，沾化文化部门对民间健在的老艺人进行抢救性录音、录像，就渔鼓戏今后的发展方向、如何进一步挖掘整理、如何保护等问题，吸收了有关专家意见和建议。同时，决定成立沾化渔鼓戏剧团，先后拨付资金160余万元，挖掘整理渔鼓戏的资料、曲谱、文字，制作部分音像资料，同时帮助剧团更新音响、乐器设备，添置服装、道具，建设高标准排练厅，为渔鼓戏剧团的演出创造了条件。

近年来，沾化渔鼓戏剧团对传统渔鼓戏进行了一系列改进，排演了一批新剧目，其中，郑板桥系列剧《追龙缸》《打板桥》《审衙役》与新编现代剧《墙角》，获全国小戏最高奖——中国戏剧奖“小戏小品奖”一等奖。

沾化渔鼓戏：古老剧种焕新生